

# 来花灯种地吧

□田草

花灯,也叫腰苏木。译成汉语:两支箭。这是一个有着蒙古风情的小镇。

青格乐图原本是搞农资的,一个小火柴盒那么大的小店,从天空俯瞰,像一只小蝌蚪。

我与他相识,是十几年前。他开一辆半旧的卡车,来我公司拉化肥。声势浩大,掏出来的一堆小钱,像几个雨点,不够我抹胭脂的。用三十七吨的大车,来装五吨肥,这是瞧不起大卡车,还是咋的?

大卡车被冤枉,喇叭发出一阵阵呜呜。青格乐图也很不自在,他撞伤了我的预料。结结巴巴地说:“能赊销给我几吨做周转吗?”这……初次见面,我有些迟疑。他眨巴一下小眼睛,马上掏出身份证,很严肃地说:“这个行不行?”

我仿佛看到一颗跳动的心,我的疑虑和担忧,骤然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征服。给他……他行,一定行!

一个声音,从我的身体里跳出来。不知道道为什么,我感觉他身上有一种东西在吸引我。他有文化,会说汉语,与普通的乡下人不同。他说想进好肥,不怕价格高,宁愿少赚钱,也要老百姓的口碑。他的想法与我谋而合,做好肥,不坑农害农。想法简单,格局远超过一个小商贩,他从骨子里透出一种善良和智慧。

几天后,他又来拉肥。这一次,我向他推荐高端肥,有科技含量的肥,估计推销有难度。他说自己愿意卖好肥,农民相信他,只要能让更多农民增收,少卖些钱也值得。

他的话带给我希望,能把我的好肥,推进好腰苏木是多么不容易啊!既然如此,能装多少,装吧!大卡车乐得屁颠屁颠的,张开大口吞掉我半个火车的化肥,连树上的鸟抖起翅膀,鼓动树叶为他喝彩!

青格乐图得到我的帮助后,很快在花灯有了名气。每天小店门前都是门庭若市,青格乐图见机会来了,仅化肥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了。冬季卖煤,春季卖化肥,生意越来越兴旺。再来进肥,底气十足,一副小老板的样子,不再跟我谈赊销,开始讨价还价了,眉宇之间透着一股睿智。

他从小小商贩,逐步变成一个商人,我为他的成长而兴奋。青格乐图自己富了,时刻想帮助乡邻一起过好日子。他积极创办合作社,搞土地流转,农民不愿意种的地,他收购过来。经过调研,搞订单种植。

追溯祖根,他的祖辈是在康熙年间,随硕伦公主下嫁过来的汉人。后来他爷爷的爷爷娶了蒙古族女人为妻,到青格乐图这一代,就是纯正的蒙古族人了。青格乐图在城里读书,蒙汉兼通,相比之下,思想比较活跃。

别人卖化肥,只想赚钱。青格乐图有着更长远的目光,从土地的健康着想,引进环保肥,帮助农民增收增收。

青格乐图在苗圃后跟踪服务,用传统肥料和环保肥作对比。左边的示范田长出来的玉米叶片肥厚,在阳光的照耀下,可以看到一条条红色的经脉,毛茸茸的气孔散发出庄稼特有的气息。拔出来,茂盛的根须诉

说着对土地的爱。相比邻近地的庄稼,叶片瘦小,根系稀疏,有种吃不饱的感觉。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忽然看傻眼了,一粒种子悄悄生长,它们用发达的生命,唤醒人们古老而陈旧的观点。

青格乐图生在乡村,熟悉土地,知道庄稼的需求。种子来了,见到沙窝子地,不敢肆意生长,没水的日子,瞬间会毁掉种子的前程。青格乐图找乡政府交涉,甚至自己垫资,免费为农民上滴灌带,努力引水过来,喂饱每一棵庄稼。科技种田,大大提高了玉米产粮,特别是今年,平均亩产达到1000公斤!

花灯的农民,不相信自己的地能亩产1000公斤。秋后的玉米棒脱粒之后,小电秤上的大数据,让他们震撼了。通辽处于三大玉米黄金带,产出的玉米颜色光泽好,水分干,是南方老客的抢手货。

今秋从南方来通辽拉玉米的运输车,忽然多了起来。据说,拉蔬菜的车走绿色通道,免高速费,从河南过来的拉肥车,主动降低运费,就是为了往回拉玉米。

我是卖化肥的,命运跟着粮价走。农村合作社的兴起,挤得我们利润薄得快透亮了。网购、电商,也在不断地争夺市场份额。

有的合作社跨过代理商,直接从厂家进货。单一渠道的售卖,已经进入行业的末期。土地流转之后,农民交出种地权,一切掌控都交给了合作社。

青格乐图鼓励我,有意让我加入合作社。我曾经在化肥行业叱咤风云,摸爬滚打

二十载,一头白发之后,还要到乡下去种地,我似乎难以屈尊。可怜的面子,还在支撑我的虚伪。相比之下,青格乐图已经超越我几个来回,他拥有上百亩土地,征收三十亩地建起两个大仓库,盖起一栋小洋楼。

当鞭炮在空中炸响的时候,青格乐图亮相小镇,镇长都来为他祝贺!

青格乐图邀请我到花灯来,跟他一起做流转土地,做新型的农场主。青格乐图要种植沙打旺、柠条籽(金鸡条),前景非常好。柠条籽繁殖比较快,一丛从抱团生长,条子上有尖尖的刺,风刮过来,尖刺在风中挺直身体,那种坚韧的品性,正是我的追求。

花灯,那是辽河出口的地方,向北走是大兴安岭山脉,通往阿尔山林区。一棵庄稼从春天长到秋天,快乐地走完一生。许多庄稼都是我的旧相识,虽然我没参与它们的成长,但是我供给它们最优质的肥料。从庄稼地路过,总能听到叶片簌簌作响,或许它们是用另一种语言,跟我做回应,只是我听不懂庄稼在说什么。

青格乐图邀我加入合作社,或许就是帮我完成一个夙愿,到花灯来,学一句蒙古古语,唤一声:额吉! 薅一把草,亲手喂给一头老黄牛,摸一摸老黄牛的鼻子……是多么惬意啊! 坐在蒙古包里,喝大碗酒,吃手把肉,真正地成为土地的守护者,来花灯种地吧!

## 青丝

□御笔峰

风卷起褪色的诗卷,  
那一页藏着你眉眼,  
我循着轮回的掌纹线,  
在凡尘拾得旧时的暖。  
雪漫过苔痕的桥栏,  
履声碎,敲醒旧桥段,  
曾梦见伊犁红苹果园,  
轻挽你手,幸福漫过眉弯。  
你是我前世的缘,  
刻在心上的从前,  
残雪覆了空山院,  
你的名字已在掌心刻满。  
时光磨旧了诺言,  
你的脸庞仍在梦里清晰如初见。  
一声哥,心潮涌起千重澜,  
刻进宿命里的从前。  
经筒转不尽的离殇,  
一缕青丝,一生珍藏。  
烛火晃,照见谁轻叹,  
铜镜映着两生欢,  
今重逢,是前世未完。  
这一次,执手相牵将时光走慢……

## 大雪入寒

□璞瑜

深夜  
山路的邮差迟到了三小时  
它停在我未关的百叶窗  
拆开羽绒封套  
抖落一沓沓清白的时辰

邮戳是六边形的谜语  
盖在瓦楞,荒径及路灯弯曲的脖颈  
而地址正被风的手指  
修改为褶皱的群山

界碑在自身消融中  
显现更深的轮廓  
恍惚有送信人折返  
递来云层下旋转的轴心

慢些吧  
让冰在成为水之前  
多当一季皎洁的谎言  
让我替所有失踪的驿站  
保管这突如其来的寂静

寄自西伯利亚的批注  
正沿着防冻剂的边境线  
给每道沟壑  
签发透明的便笺

继续吧  
往人间低处  
往证词深处  
直到我们赫然认出  
自己不过是另一场  
发着微光的 悬浮

初霁时  
松针忽然接不住  
那么多分量减轻的远方  
瓷杯中打旋的  
竟是昨夜  
失手散落的全部住址



## 时间的站台

□邓利强

还有两天就是新年了。这一天的风,带着西辽河的凉意,卷着站台的喧嚣,刮得人鼻尖发紧,站在通辽站的出站口,我的目光在涌动的人潮里穿梭。妻子牵着4岁的儿子奕泽,我们三口等待从沈阳来的父亲。奕泽裹得像个圆滚滚的小粽子,时不时仰着小脸问:“爸爸,爷爷什么时候到呀?”妻子轻轻拍着他的后背,柔声安抚着。我望着出站口涌动的人群,心里像揣着一团温温的棉絮,既有期待,又藏着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忐忑。

我与父亲同属猪,也是同一天生日,他54岁,我30岁。记忆里的父亲,是老哈河上游黑里河畔那个高大强壮的汉子,能扛着半袋粮食健步如飞,能在冬夜里带着我在雪地里追野兔。二十岁出头时,我离开黑里河,顺着老哈河、西辽河的水流来到通辽工作,一晃已是八年……

“来了!”妻子的声音拉回了我的思绪。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一个熟悉又有些陌生的身影出现在视野里。父亲穿着一件旧棉袄,步履匆匆地走过来,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鬓角的白发在灯光下格外显眼。他看到我们,眼睛一下子亮了,加快脚步走上前,先弯腰摸了摸奕泽的头:“我的小孙子,又长高了。”

我接父亲上车。“快上车,老爸。”我轻声提醒。父亲有些羞赧:“这次来得匆忙,刚下班就直接来通辽了……”说话间,他的大手揉搓在一起。曾经那双手,能轻松举起我,如今布满了老茧,指关节也有些肿。回家的路上,奕泽渐渐和父亲熟络起来,坐在后座叽叽喳喳地跟爷爷讲幼儿园的趣事。父亲耐心地听着,时不时应和几句,笑声里带着几分沙哑。我从后视镜里看着父亲,他的头发白了大半,腰杆也不再挺拔。八年里,我从懵懂的青年长成了丈夫、父亲,而父亲,就在我看不见的岁月里,悄悄老了。

晚上,我们带父亲去吃通辽特色的干锅牛肉。香气四溢的锅里,牛肉炖得软烂入味,父亲吃得很少,却也吃得很少。他话不多,大多时候是听我们说家里的事、以及工作上的琐碎,偶尔插一两句,眼神里满是关切。我给父亲倒了杯热茶,看着他眼角的皱纹,想起小时候他也是这样,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

第二天,我们在家跨年。我与妻子准备了热气腾腾的火锅,温暖的气息包裹着整个家。在鞭炮声中,奕泽兴奋地拍手欢呼,父亲笑着举起杯:“祝我们奕泽健康长大,祝你们两小口平平安安。”我举起杯,和父亲碰了碰,眼眶有些发热。这简单的祝福,是父亲最真挚的期盼。

饭后,妻子收拾碗筷,我陪父亲坐在客厅聊天,奕泽缠着父亲玩玩具车。父亲教奕泽怎么组装,动作有些迟缓,但眼神专注。灯光下,父亲的白发格外显眼,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他也是这样教我做手工的。

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元旦那天,父亲就要回沈阳了。他坚持要坐T304次绿皮火车,说反正是回家,快慢无所谓。我知道父亲一向节俭,便不再多说,只好送他到火车站。

走上站台,寒风更烈了。T304次火车静静停在那里,绿皮的车身带着岁月的痕迹。这趟车,我和妻子当年求学时也曾一起坐过,奔赴遥远的呼和浩特。如今再踏上这站台,身边的人从并肩追梦的伴侣,变成了是我一生榜样的父亲,时光的流转不禁让人感慨。我将行李放到父亲座位上方的行李架,又帮他把手套的拉链拉好,整理了一下他的衣领:“爸,袋子里有零食,闲得没事吃。”父亲点点头,坐下后,从布包里拿出一个小包递给我:“这里面是点钱,给奕泽买零食吃。”我推辞着不要,他却坚持塞到我手里:“拿着,这是爷爷的心意。”我握着那温热的布包,鼻子一酸,说不出话来。

火车快要开了,我该下车了。父亲坐在座位上,朝我挥手:“回去吧,照顾好奕泽和媳妇。”我点点头,转身下车。走到站台尽头,我忍不住回头望去,父亲还坐在那里,隔着车窗朝我张望,阳光透过车窗照在他的脸上,鬓角的白发愈发清晰。火车缓缓开动,父亲的身影渐渐变小,慢慢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我站在寒风凛冽的站台上,久久没有挪动脚步。脑海里不断浮现出父亲的身影,从记忆里那个高大强壮的汉子,到刚才车站里佝偻的背影。30岁的我,终于明白父亲的不易。他一辈子节俭,把最好的都给了我。而如今,我成了父亲,看着身边蹦蹦跳跳的奕泽,才更懂那份深沉的爱。

西辽河的水静静流淌,见证着通辽的岁月变迁,也见证着我的成长。从老哈河上游的家乡,到西辽河核心区域的通辽,我走过了30年的人生旅程。如今的我,不仅是一名公安民警,更是一位丈夫、一位父亲。我懂得了责任,懂得了珍惜,更懂得了父亲那份沉默却厚重的爱。

绿皮火车的鸣笛声渐渐远去,父亲的背影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我知道,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这份血脉相连的亲情,永远是我前行的力量。就像老哈河的水滋养着西辽河,父亲的爱,也滋养着我的一生。



## 故乡的小村庄

□王汉文

怪柳林在村南摇曳着昔日的时光  
虬枝舒展出向上的力量  
两条河在村北流淌着已逝的沧桑  
河水滋养出不屈的脊梁  
青石板铺满街巷的村落  
这就是我血脉相连的小村庄

东头大黑坑的马兰花开在草甸之上  
蓝紫色浪漫地随风轻晃  
村西树林里宫二家的瓜果香味飘荡

牛羊漫步勾勒梦的形状  
麦香弥漫炊烟的每个角落  
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小村庄

无论走多远  
心永远向着那个有妈喊我乳名的地方  
啊,故乡我永远的向往  
草甸绵延心之所向  
啊,故乡我心中的天堂  
马兰芬芳萦绕每个梦乡

## 对窗灯火

□董贵

洗,喂一口热汤。那盏长明的灯,便是在一次老人夜半坠地的惊慌后,被点亮的。它成了一种笨拙而坚韧的守护,让黑暗里的无助,能被窗外的人看见。

知晓这缘故后,我再望那灯光,心境便全然不同了。它不再只是一窗的光,而成了一个家族命运的微缩景观,是生命末程里一点不肯熄灭的、颤巍巍的暖。我常于夜深时怔怔望着,想象那光晕下的景象:或许是女儿正借着这光,为母亲梳理稀疏的白发;或许是儿子在灯下,仔细数着父亲一日该服的药片;又或许,只是两个沉默的老人,在无边的寂静里,望着那恒定不变的光源,数着时间漏下的沙。那光是他们的太阳,一个永远不会落下的、室内的太阳。

于是,我的观望里,便掺入了复杂的怯意。我竟开始害怕那灯光在某一夜骤然熄灭。这畏惧毫无来由,却又无比真实。灯灭了,意味着什么?是解脱,还是终局?是长夜终于吞噬了最后一点挣扎的暖意,还是命运画上了一个仓促的句点?我不敢深想。这畏惧使我更加依赖这每晚的眺望,仿佛我的凝视本身,也能为那风中的

烛火,添上微不足道的一缕灯油。

日子便在这瞻望与隐忧中滑过,像无声的流水。直到前夜,一个寻常的初冬之夜,北风开始有了刀刀的质感。我照例在子夜时分搁笔,揉着酸涩的眼,习惯性地抬起头——心,在那一刹那,像是被那北风径直穿透了。

窗,是黑的。

那片自我春日以来便熟悉的、从未缺席的光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方深邃的、完整的黑暗,沉默地嵌在楼体上,与其他沉睡的窗户别无二致。我僵立着,竟感到一阵冰冷的茫然,仿佛长久以来依靠的一座灯塔,忽然沉入了海底。夜似乎一下子变得浓稠而陌生,寒气从窗缝里钻进来,直抵骨髓。我枯坐了许久,等待它或许会重新亮起,像以往每一个夜晚那样。然而没有。那黑暗是决绝的,是完结的。直到天边泛起蟹壳青,那扇窗依然沉默地暗着,窗面似乎也被彻底拉拢,将一切故事严严实实地封存了起来。

灯灭了。  
这三个字,此刻重若千钧。它背后所意味的一切——那绵长的照料,那无声的煎熬,那在责任与力竭之间

的蹒跚而行——似乎都随着光线的敛去,而有了一个确切的形状。那形状或许是安宁,或许是虚空,我无从得知,也不必得知了。

今晨,我再次站到窗前。白日的天光是公平的,慷慨地洒在每一扇窗户外,那扇窗也明亮着,映着淡淡的云影,寻常得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只有我知道,那里曾有过一场长达半辈子的、静默的光的燃烧。那光,照亮的或许不仅是两位老人的长夜,也照见了许许多多如我这般,在远处偶然瞥见的眼睛,照见了平凡人生里那些难以承受之重,与不肯放手的、微弱的温柔。

往后的夜,或许会更沉寂些。但我忽然觉得,那光并未真正消失。它只是从对面的窗格里,移到了看见过它的人的心上,化作一点幽微的、关于生命与陪伴的领悟,继续在漫漫长夜里,静静地亮着。

